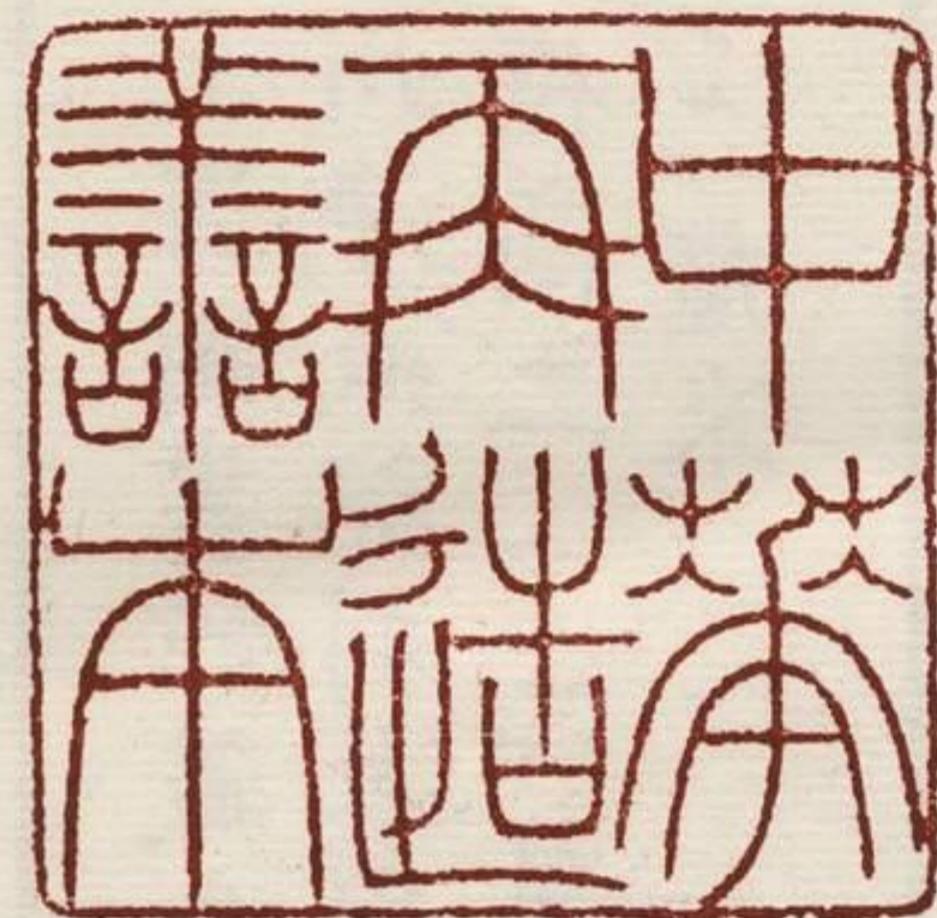


長
短
經

一

據上海圖書館藏南宋初年
杭州淨戒院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十二釐米寬十
五·二釐米



三
年
平
七
月

翰林院編修勵守謙

列家

長 短 經 壹 部

計書

捌

本





題趙彊長短經



鄭縣創為叔契論憂恬敵業
和藪向時雖類縱橫說憂末原
歸理道談 宋刊卉自教忠
通寔稱經曰短長比及亂時里
治亂亦如平日慎行王 崑原
稱十今失一總目翻言解一篇
既是梓州善經濟示應辟召又
何焉 津瀛文苑總家聲四庫
蒐羅僻賛成解近世臣獻遺筒
向年論學憶西清

乾隆甲午春鴻筆



儒門經濟長

卷之三

長平山安昌草莽臣趙

撰

趙子曰近成周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善

有愛憎哉宜是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

曹書讀幾道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

會此亦向時之論

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

李真定其未遂

春秋大平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

萌君廢預有所

軒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

理其數升人亂

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

聞公龍不三代不同

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

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

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

公乎此因物成務牽

乎彼公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

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

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

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

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

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

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

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

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駭道也蓋白黑雜

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

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
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長短術以
經綸通變者剏立題目揔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
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
亂具載諸篇爲公龕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
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
位幸望詳焉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政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傳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虞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爲能君以能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衆能也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云巧正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正宮室已成不知巧正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已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議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是謂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小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失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羣臣皆哭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囊漏儲中由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故稱設官分職君之體

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任長第二

臣聞料才覈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衆理乎故舜合羣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弘略而高遠歷纖理微

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迴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謫則倜儻而瑰壯棄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舉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

土眇者使之推轂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宦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

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

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

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萬行蘇秦豈守信耶

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

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累

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云

帝王用人度世授才垂棄之時書策爲先分定之後忠義爲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曰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

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
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法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

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

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

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

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

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過也

油然不進之貌也越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耳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

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恥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謂之君子也

所謂賢者德不踰閑

閑法

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

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則天下無莞財

積施

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

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

遂成情性明竚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

不識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冗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泥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

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世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

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者也

鈴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義仁

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

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陵晏嬰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

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治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賁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林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

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量才第四

夫人才能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

傳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

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

陛下不知臣鴻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不失四時通於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

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顥曰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作而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

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

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

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村司寇之任也儒家之材三孤

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太公

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貞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

長

八

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經曰夫將雖以詳重爲貴而不可有不決之疑雖以博訪爲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論將之妙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勲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夫聰

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明能見機而勇不能可以修常而以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不可以爲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行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經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

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敬言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矮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矮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

昔漢王見圍榮陽謂陳正時定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禮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宜各去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魏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強吾欲計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雖兵強紹以運動公以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耳公外簡易而

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能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計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捐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懼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由此婦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直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可也此仁勝七也紹以大臣爭權讒言或用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紹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爲吾奉也楊阜曰素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爲所擒曹公有雄才遠略決無疑法一而真精必能濟大事也將孰有能

索紹率大衆攻許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縱不縱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所料也

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聽聰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粗者類智而非智也粗音自舒反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顛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磕磕類王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而無終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誠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訏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之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長音竹兩反有順悞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釤汗音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外貌恭勤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而反有忠實者有倭倭悒悒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桓範曰夫賢愚之異庶若若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揚子法言曰或問難知曰太山之與巒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與大佞難也於乎唯能別似者爲無難矣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

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

又曰委之以財以觀其廉仁臨之以利以觀其廉

試之以

色以觀其貞

又曰悅之以色

告之以難以觀其勇

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勇又以觀其不淫

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又曰醉之以酒而觀之以觀其特又曰醉之以酒

觀其勇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

又曰遠使之以觀其忠又曰遠使之以觀其不二

近使之而

觀其勤

又曰近之以觀其不狎

煩使之而觀其能

又曰煩之以觀其能事以觀其理

卒然

問焉而觀其智

又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又曰事之而不窮者謀

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

大公曰使之而不隱者謂信也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又曰繼之以觀其無變

呂

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

通達也

貴則觀其所達

又曰達視其所

舉富則觀其所養

又曰富視其所與又曰見富貴人觀其有礼

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

驕逸者謂仁也

聽則觀其所行

行則

近則觀其所好

又曰居視其所親又

良省其交遊

比觀其志

習則觀其所言

好則好義

窮則觀其所不愛

十一

又曰窮則視其所不為

其有德守也

喜

之以驗其守

守慎守也又曰

其儉

見可哀

怒之以驗其節

節性也又曰怒之

喜之以觀其輕

樂之以樂

樂之以驗其僻

僻邪僻也又曰

喜之以樂

不驕奢

太公曰貴之而不驕奢者義也

謙以觀其不怨也

哀之以觀其不怨也

哀之以驗其仁

仁人

仁

不驕奢

太公曰貴之而不驕奢者義也

謙以觀其不怨也

樂之以樂

樂之以樂

樂之以驗其仁

仁人

人觀其不矜誇隱約之人觀其不懼懼少者觀其恭

恭好學而能悌

人物志曰夫幼志之人在於童齡皆有端緒故

文本辭繁辨始給口仁出忘恤

施發過與慎生

畏懼廉起不取者也

壯者觀其廉絜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

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

觀其和友鄉黨之間觀其信義君臣之間觀其忠惠

太公曰付之而此之謂觀誠

傅子曰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僞設不轉者忠也

所脩出於為道者則言自然而貴玄

虛所脩出於爲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脩出於爲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爲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或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立不易方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僞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暗者不識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窮矣發齒吻視毛色雖良樂不能必馬達車蹠駕試之行途則臧獲定其駿良觀青黃察瑕銷雖歐冶不能必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雖愚者識其利鈍矣是知明試責實乃聖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者莫不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其在體也木昌金火則垂陰爲仁之質者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

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陰爲仁之質土必吐生爲信之基基火則照察筋勤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不貞固不能成信也

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剛則木木強微訏失其正色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贋固而不端則愚惠己自是陷於愚蠢氣而不清則越順發越無暢而不平則盪好智无涯盪然失已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成神者智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也

勇力怯之勢力在於筋筋者勢之用也故筋動則勢怯明闇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慘則植強骨細則植弱強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機故骨麤躁情慘色懼由形之表故儀哀由形始儀正由形肅

懼之情在於色色者精之候故色悴由情懼也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哀動則緩邪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容哀態正則容度也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心怒則言緩心偏則言急也若質素平淡中睿

外朗勦勁植固聲清色澤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氣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麤麤訟者其聲沈散心氣詳慎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麤廣心氣寬柔者其聲溫潤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略勇氣壯立此之謂聽氣以其聲處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咸發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其所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誠智必有難盡之色又曰誠智必有明達

之誠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又曰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忠必有可觀之色誠絜必有難汙之色誠貞必有可信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偽色曼然亂以煩此之謂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仁固之精懶然以端勇瞻之精

長一

一三

睠然以強夫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疚之色亂而垢理喜色渝然以懼愠色厲然以揚姤惑之色冒昧無常是故其言甚懼而精色不從者中

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辯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已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悞以明雖變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謂方與之言以察其志

其氣寬以柔其色檢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以人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勝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不能者是損人也太公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之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諛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者是無質人也議曰晏子云謾夫僕人有如此之僞者也之在君側材能皆非常

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此難得而知也苟悅曰察人情術觀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悅於己者必僥幸人也觀其言行未必悅已而合於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以

事而志不惑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禦以威而氣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榮之以物而不娛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遷臨貨而不迴者是果正人也議曰孔子稱取人之法無取健健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若喜奴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遷動憚之以威而氣恆懼者是鄙心而假氣人也又曰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而不決者是情弱之人也設之

以物而數決驚之以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又曰太公云有名而無實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功王者慎勿與謀夫智思之人弊於是矣若難設

以物難說以言守一而不知變固執而不知改是愚

很人也管也何以言之新語云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

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故君子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諛之辭雖利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以松喬之壽而行不改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觀其道業此其所以與愚很異也

若屏言而勿顧自私而不護非是而強之是誣嫉人

也議曰劉備以客見諸葛亮而賢之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

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後果然夫姦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鄧颺等求交於傅嘏而不納也或怪而問之嘏白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成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鄧玄成有爲而無要外好名利內無關鑰貴同而惡異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後皆如嘏言夫姤者之行有如此者也此之謂考志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

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守也志大所以堪物任也小心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心小也

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教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

願以爲質僞愛以爲忠尊其仁以收其名此隱於仁也

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爭言

賢

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善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稱大君子之門乎

之以物窮則託深此隱於藝文也

又曰慮誠不及而詳爲不言內誠不足而色亦

有餘此隱於智術者也人物志曰有處後特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過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解者有姻勝錯失窮而稱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數似者衆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力內恐外誇

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此詐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親而好以告人飾其

見物而不誠於內發名以君親因名以私身此隱於忠

孝也此謂測隱矣

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內真外無飾姿尤虛之碩言瑰姿內實乖違而人之求奇不以

精微測其玄機或以貌少爲不足或以瑰姿爲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或以巧飾爲真實何由得哉故須測隱焉

夫人言行

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而立假節以感視聽者曰

毀志者也

人物志曰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純若似流不能通道依若似通行款過篤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宕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

若飲食以

親貨賂以交損利以合得其權譽而隱於物者曰貪

鄙者也

太公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

若小知而不大解

小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

文子曰夫

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

有言忠行夷秉志無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

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

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貴恭儉而能威嚴有

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

議曰魚豢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處所然耳是知別恭儉者必在於富貴也

有隱約而不憚安樂而不奢勲勞而不變喜怒

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懿以事君恩愛以事親情

乖而不叛力竭而無違曰忠孝者也此之謂揆德

桓範

曰夫帝王之君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士然猶授任凶愚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之詭術謾之人以思謀爲度故能識策略之奇而或失邊法之良伎而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語之人以辯排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未相非駁莫肯相是凡此之類皆謂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識一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流則亦能兼達衆材矣又曰夫務名者不能出已之後是故性同而相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不可不察也

夫聖賢之所

羨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

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

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盡與遊處何以知之欲觀其一隅

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必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才故不談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

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入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者兼也好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

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空空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

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察相第六

左傳曰周內史叔服如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也難收子穀也豐下必

有後於魯國

杜預曰豐下謂面方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龐七子從

賦草蟲趙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忘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漢書曰高祖立濞爲吳王已拜上

相之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

非汝耶 天下一家慎無反

經曰眉上骨斗高者名為九反骨其人恒有苞藏之志又曰黃色繞天中

從髮際通兩墓其兩眉下各發黃色其中正上復有黃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賤有此色者能殺君父春秋左氏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後謀反以宮甲圍成王縊之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人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謠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後果反攻王楚王鼓而進遂滅若敖氏又曰晉韓宣子如齊見子雅子雅召其子旗子旗俠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預曰言子雅志器亢也後十年來奔周靈公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于公愆旗間其難歎也入以告王曰不戚而願大視踪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殺佞夫齊崔杼帥師伐我公患之孟分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人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從歸果弑莊公晉楚會諸侯而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大夫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預曰設君服也此年子圍墓位衛孫文子來聘君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常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後十四年林父逐君初鄭伯享趙孟七子賦詩伯有賦鶴之責賁亨卒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魏時管輅相何晏鄧騭當誅死輶舅問之荅曰鄧騭行步節不束骨脉不制肉起其福祿將乃罹其禍殃後皆謀反被殺之矣

由此觀之以相察士

其來尚矣故曰富貴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

經曰青主

上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踰何足視候覈不守宅面無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枯木謂之鬼幽鬼踰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守孔熙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貞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湏柱梁四瀆欲明五岳欲強此數者君無一焉又君之眸子服服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聲嘶散而不揚豈唯失其福祿將乃罹其禍殃後皆謀反被殺之矣

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叅之萬不失一

經曰

言貴賤者存乎骨骼言脩短者存乎虛實

經曰夫

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條條狀長而緩者長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堅硬壽而不樂體肉更者樂而不壽左傳曰魯使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藏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後果然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略舉色變之効

東晉大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預曰言鄭伯不端詎也六月卒天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于社不斂劉子曰吾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斂盡力莫如敦篤斂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祝有執燔戎有受脹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墮弃其命矣其不及乎五月卒于瑕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翬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葬定會有表衣有祫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祫之中所以導容貌也言以定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此冬單子卒宋平公享昭子宴飲樂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本今茲君與叔孫其將死乎吾問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孫宋公皆卒隠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受其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衛侯會吳于鄭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懿而不免之衛侯歸効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馬而又說其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也

三言性靈者存乎空止

斯其大體夫相人先視其面面有五岳四瀆

五岳者額爲衡山頃頤爲恒

山鼻爲嵩山左權爲太山右權爲華山四瀆者鼻孔爲濟口爲河目爲淮耳爲江五岳欲聳峻貞滿四瀆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豐則貧四瀆成者貴人也不成則賤矣

五官六府

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

七門二儀

七門者兩轔門兩命門

一庭中二儀者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頭小足薄貧賤人也七門皆好富貴人也擇而言之夫額爲天顙爲地鼻爲人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天欲張地欲方人欲深廣日月欲光天好者貴地好者富人好者壽日月好者茂上亭爲天主父母貴賤中亭爲人主昆弟

妻子仁義年壽下亭爲地
主田宅奴婢畜牧飲食也

若夫權骨纔起膚色潤澤者

九品之候也

又曰脣腹相稱脣髀纔厚及高視廣步此皆九品候也

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脣廣而長腹如垂囊行如鵝
龜此皆富貴人也凡稱夫公侯將相已下者不論班品也

輔骨小

見鼻准微端者八品之候也

又曰脅背微豐手足悅澤及身

鼻須洪直而長脣脛須豐厚如龜形手足色須赤白此皆富

貴人也故經曰手足如綿富貴終年手足厚好立使在傍也

輔角成

稜倉庫皆平者七品之候也

又曰脣厚頸麤臂脛脩均及語

頸須麤短手臂須纖長語須如篁及鳳此皆貴相也故經曰額角高聳

職位優重虎頸圓麤富貴有餘牛顧虎視富貴無比天倉滿得天祿地

酒肉也

天中豐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候也

又曰腦起身方

清音朗者此皆六品之候也夫人額上連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

環者名曰天城周匝無缺者大貴有缺若門者爲三公夫聲者須深實

大而不濁小而能彰遠而不散近而不亡餘響激澈似若有篁宛轉流

韻能圓能長此善者也宮聲重大沈壅商聲堅勁廣博角聲圓長通徹

徵聲抑揚流利羽聲奄藹低曳此謂正聲也

伏犀明峻輔角豐穠者五品之

長一

十九

候也

又曰頸短背隆乳闊腹垂及鵞行虎步者皆五品之候也夫人腦

縫骨起前後長大者將軍二千石領兵相也出髮際爲伏犀須聳

平者猶爲食祿夫腹須端妍故曰馬腹龐龐玉帛豐穠也

邊地高

深福堂廣厚者四品之候也

顧龍行者此皆四品候也邊地

在額角近髮際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頭須高大故經曰牛頭四方

富貴隆昌虎頭高峙富貴無比象頭高廣福祿長厚犀頭律峯富貴鑾

轡馳頭蒙洪福祿所鍾

虎行將軍鷹行大富也

犀及司空龍角纖直者二品之候也

又曰頭骨竒起支節合度及顙傑性安

又曰胷背極厚頭深且尖及志雄體柔者此皆三品

者此皆二品之候也夫容貌據梧舉止

汪翔精奕清澄神儀安定言語審諦不疾不徐動息有恒不輕不躁喜怒不妄發趨捨合物宜聲色不變其情榮枯不易其操此謂神有餘者

主得貴位也

美顧視澄澈者此

皆一品之候也

似龍者爲文吏似龍者甚貴龍

行者爲三公也

似虎者爲

將軍虎骨高爲將軍驛

似牛者爲宰輔似馬者爲武吏

似馬亦似狗者有清官爲方伯

似豬似猴者大富貴似鼠者唯富而已凡稱似者謂動靜竝似

之若偏似一處

乃貧寒者也

天中主貴氣平滿者宜官祿也

髮際發黃色

上入正角至高廣參駕遷刺史牧守黃色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黃色出天中圓大光重者暴見天子經年及井寵有功受封恒有黃氣如懸鍾鼓三公之相也又發黃氣如龍形亦受封也

四時官氣發天部如鏡光者暴貴相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

相之氣

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市死

司空主天宮亦三公之氣

司空直下次天中色

惡主上書大凶

中正主羣寮之氣平品人物之司也

中正直下次司空直下次天中色

轉職若司空中正發赤色而歷歷者在中正爲縣官在天庭爲郡官州縣蘭臺尚書各視所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

綬掌符印之官也

印堂在兩眉間微下眉頭少許次中正發赤色如連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爲縣令直闢庭發色者長吏也如車輪與輔角相應者大貴印堂一名闢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

起爲婚連帝室公主聳也

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勢無勢也

高廣主方

伯之坐

從天中橫列至髮際凡七名高廣位在第三

陽尺主州

佐之官

橫次高廣位在第四陽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氣憂遠行也

武庫主兵甲典庫之吏

邊地主邊州之任

橫次輔角位在第五

刺史之官

橫次武庫位在第六骨起

吏

橫次位在第七驛馬好色應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房心主京辇車之任

橫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

大將軍

橫次虎眉位在第一

侯食祿成角者更勝於肉也

玄角主將軍之相

橫次位在第五

無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得官在任久不先視年上發色長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則可知也有惡色間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喪赤色彈奪黑色病青色獄厄天中有氣橫干者無官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色間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連山出雲

雨處處皆通則無慮不達髮際有黃氣為已得官若黑氣未也有黃氣如衣帶發額上遷官益祿也

夫人有六賤頭

小身大爲一賤

又曰額角陷缺天中霆下亦為一賤

經曰額促而窮厄無計也

目無光澤爲二賤

又曰胷背俱薄陷胷薄尻及猴目皆窮相也

舉動不便爲三賤

又曰音聲雌散亦為三賤

經曰語聲噴噴面

聲之惡者鹿濁飛散細嘆聊亂聲去則若盡往則不還淺亂澁細沈濁瘡弊舌短脣強蹇吃無響此惡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憂戚容貌低摧如遭凌辱此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

癟病神色悽愴常如有失舉止惶惶恒如趨急言語溫縮若有隱藏體

貌低摧如遭凌辱此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

牢獄厄有官隱藏而失有位賤逐而黜者也

自畀不能就准向

前低爲四賤

又曰眇目斜視亦為四賤

經曰人

脚長脣短爲

五賤

又曰口薄人不提攜僻側立諾鼻頭低垂至老獨吹搖脣急步必無所使脣短者則被人

奪職

文竪木不成脣細橫長爲六賤

又曰多言少信亦爲六賤

為人所毀口如炊火至老獨坐舌色白下賤人也舌短貧窮人也凡欲

知人是賤者貴處少而賤處多多者廣也少者狹也六賤備具為僕隸

人此貴賤存乎骨骼者也

論曰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人亦時有四

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也若日角月偃之奇龍接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垣天闕運於掌策金庭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井宅既兼倉匱已實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長頸額頰蹙齶行鬢立假啄鳥喙筋不束體面無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是則窮乏徵驗也昔姑布子卿謂子貢曰鄭東門有一人其長九尺六寸河目而隆額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自署已下不及禹三寸壞然若喪家之狗河目謂上下注而長也額也漢高祖隆准而龍顏准鼻也顙額額也兩角為龍角一角為犀角言高祖似龍兩眉額骨高而鼻上隆魏陳留王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陳宣帝頸鎮額若不惠初賤時楊忠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必當大貴後皆果然此貴賤之效也

夫木主春生長之行也

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長

火主夏

豐盛之時

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禮豐盛

水主冬萬物伏匿之月也

季夏主腎

也

秋主肺肺主鼻鼻主義收藏

聚斂者陰潛之義也

耶詣姦佞之懷也

耳主智伏匿隱弊者

者貞信謹厚之理也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爪者庶幾好脣脣主信結實堅確

施人也

肝出爲眼又主筋窮爲爪榮於眉藏於魂經曰凡人眉直而頭昂意氣雄強缺損及薄無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

彩而媚好者性識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瞞外不散不動瞞又不急不緩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瞞塞縮精無光者愚鈍人也眼光不出瞞者藏情人也加以瞞溢盜視必作偷也若矯瞞矯瞞者瞞者瞞也急瞞瞞者不嫉妬則虛妄人也盯切耕睢眶血者惡性人也瞞瞞人也應澄揭切瞞瞞者掘強人也羊目盯切江瞳瞞瞞者毒害人也瞞瞞瞞者回邪人也精色雜而光彩浮淺者心意不定無信人也精清光溢者聰明人也精沈光定者大膽人也上目皆下眥中深厚氣色濃厚者有威武亦大膽人也氣色彩票眇淺薄人也土地不潔者無威怯懦人也精紫黑而光彩端定者剛烈人也精潔白而端定者好隱遁人也精多光而不溢散清澈而視端審者直性人也精黃而光彩澄澈者慕道術人也點精近上者志意下劣人也點精近下者志意高尚人也點精近裏者自收斂人也點精近外者傲慢慾人也羊目直視能殺妻子豬目應澄刑禍相仍鷹視狼顧常懷嫉妬目站心難得夫指者欲繢禮如鵝有皮相連者性淳和人也指頭方懸者見事遲人也妍美者囑授人信之惡者人不遵承也毛髮光澤脣口

如朱者才能學藝云人也

心出爲舌又主血竅爲毛髮榮於耳藏於神經曰野狐鬚難期信

毅舞鬚多狐疑脣急齒露難與爲友脣寬端正出言有章脣口不佳出言不信口邊無媚好揚人惡口喙如鳥不可與居惡心人也口急緩如人多作偷盜者也

耳輪厚大鼻准圓實乳頭端淨頰頤深廣

厚大者忠信謹厚人也

脾出爲肉肉窮爲孔又主耳輪准鼻梁

口舌緩急不同少信人也

鼻孔小縮准頭低曲者慳惱人也

於耳藏於神經曰野狐鬚難期信

肺出爲鼻孔又主皮膚又爲氣息藏於魄好鼻者有聲譽鼻柱薄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無媚惑人也

孔小齒辨細者邪詣女妓佞人也

腎出爲骨又主髓竇窮爲耳孔

廣者心虛而識玄耳孔醜小者無智而不信神理耳邊無媚鄙拙人也耳孔小而骨節曲戾者無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殺之不死又云鼠耳之人多作偷盜者也

耳輪厚大鼻准圓實乳頭端淨頰頤深廣

厚大者忠信謹厚人也

脾出爲肉肉窮爲孔又主耳輪准鼻梁

在而好凌人頭卑弊者性隨人而細碎故曰鹿頭側長志氣雄強兔頭蔑頤意志下劣頭橫闊心意豁達夫頸細而曲者不自樹立人也若色班駁或不潔淨者性隨宜而不堅固夫手纖長者好捨施短厚者好取捨則庶幾取則貪惜故曰手如雞足意智褊促手如猪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倆夫背厚闊者剛決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華人也故曰牛腹婪貪財物自淹蝦蟆腹者瀨人也夫脣端美者則樂而能任人也蝴蝶脣者緩人也夫脣闊厚廣者可倚任安穩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與之共事鳥行蹠蹠性行不良似鳥鶴行也鷹牛行性直也馬行猛烈之人也

此性靈存乎容止者也

范蠡曰越

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尉繚曰秦始皇隆准長目鷙膺狡聲少恩信虎狼心居約易出大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之久遊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心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晉叔向欲娶於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黷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蔓要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蔓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乃止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節吾欲爲相可乎荅曰長目而豕視則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平原君相秦將白起謂趙王曰武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下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王莽大口蹙頤露目赤精聲大而身長七尺五十反膺仰視瞰臨左右或言莽所謂鴟目虎喙豺狼之聲故噉食人亦當爲人所殺莽後漢位後兵敗歸果被殺也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也聲動乎幾響竊窮乎應必然理矣雖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傳稱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故扁

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早隕晚俟或初刑末玉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可誣也故列云尔

論士第七

臣聞董存公曰昔太平之時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罰德同無以相加乃攬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則興失士則崩何以明之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見從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微子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

王平五往而後得見書曰能自得師者王何以明之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議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者貴乎對曰昔秦政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隴五百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溢由是言之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士之隴宣王竟師之

宣王左右

曰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鍾東西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於農畝之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曰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舜起農畝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人者乃世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哉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其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其巧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掘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夸其名華而無其實德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

長一

二二四

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而成其道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夫孤寡者困賤下位者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以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明是以明乎士之貴也謗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駢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謂齊宣王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髡曰古有驥驥驥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

魯仲連謂孟常君曰君好士未也常君曰

文不得士故也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豈有駢驥騾
驥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嫱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
之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張敬與朱邑書曰飢者甘糟糠
飽者餒梁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
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及時之宜若待古之英雋必若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淮南子曰待驃裏飛兔而後駕則
世莫乘車矣待西施洛浦而後妃則終身不家矣然語曰瓊艘瑤
不待古之英雋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櫛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不絜而

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
士何以明之魏無知見陳平於漢王漢王用之絳灌
等讒平曰平盜嫂受金漢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
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
進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

安足疑哉漢王曰善黃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

以爵祿得守節之士不可以威刑脅致清白之士修
其禮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說燕昭王
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
廝役處謔指而事之北面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
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
至憑凡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恣睢奮擊
呴藉叱咄則徒踰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
也黃石公曰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
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
擊禮田子方而子方不爲禮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

識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賤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宋燕相齊見逐罷歸謂諸大夫曰有能與我赴諸侯乎皆執仗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於己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挾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二也綾紝綺縠美麗於堂從風而敝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鉉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夫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德合則未見而相親則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問宋玉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歟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皇上擊九萬里翹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籬之鷗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意行超

然獨歎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議曰世之善惡難得而知苟非

其人莫見其際何者夫文章爲武人所嗤未必鄙也爲楊馬所嗤此真毀譽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伎與衆同非國工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曰凡人所貴信矣哉

語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

說春申君春申君悅之汗明欲談春申君曰

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審君之聖孰與堯春申君

曰臣何足以當堯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

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中言之君之賢

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

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

舜也記曰夫驥唯伯樂獨知之若時無伯樂之知即

長一

三十七

不容其爲良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於陳

蔡顏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

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

故曰文王明夷則主

可知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穀梁傳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羈冠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羈冠謂交五翦髮成童謂八歲已上

就師

學問無方心至不通身之罪也心至旣通而名譽不

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

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孔子曰夫內行不修己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論曰行遠道者假於車馬濟江海者因於舟檝故賢

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輸子

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

狹廬材不足也歐治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
鍾而不能自爲壺鼎盤盂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
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
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
利不及於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
假之堯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
道而假財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與丘蚓同則失鉤輕而錙銖重有勢之與無勢自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而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於百步而難

於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道不可也

語曰夫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

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
與不審耳何以明之在昔漢祖聽聰之主也納陳恢

長一

二十八

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
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
其謀則泣水敗由此觀之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
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虞公不用宮之奇之謀滅於
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
靖匪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
聽不精不審耳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也

議曰天下

無災害雖有賢德無所施才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陸機曰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碁殃匪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因功偶時而並劭以此推之向使舜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媵臣周無牧野之師則太公渭濱之漁者耳豈能勒名帝籍策勳天府乎故曰賢不肖者才也遇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

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

家之幹士民者國家之半得其幹收其半則政行而無怨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慎哉

政體第八

議曰夫政理得人則興失人則毀故首簡才行次論政體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

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焉此奈何對曰攻守同

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乎於人者謂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於政行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尸子曰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之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謂之大仁文子曰

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盜者不能使人有廉恥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不用禮義修而任得賢也又曰夫義者非能盡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

晁錯說漢文帝曰今

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堯湯之水旱而蓄積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遺利人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闢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人未盡歸農也當今之務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慕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餘而國用饒足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景帝詔曰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摹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而能毋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為天下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不務人用而淫巧衆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

漢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物吏發人取庸采黃金珠王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罪同申鑒論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之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之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人心也

尉繚子曰令所以一衆定其志也心也不審所出則變

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無更則衆不二聽即令行矣尹文子曰文之於武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文子曰治國有常而利人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也

使士於不諍之官使人各爲其所長也

孫卿曰相高下序五穀君子不如農

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文子曰力勝其任即舉之不重也能勝其事則爲之不難也

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

議曰孔子曰上

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殺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老子曰夫仁義禮制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則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爲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爲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姦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爲用者悉毒結於天下也

桓宣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割割人心腹至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爲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矣

開必得之門信慶嘗貿也

長一

三十

呂氏春秋曰夫信立則虛立可以賞矣六合之內皆可以爲府矣人主見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徐幹中論曰天生蒸人其情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爲惡者輕於國法而恬其所守苟如是雖日用斧鉞於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賜爵祿於朝而人不興善矣蜀張稟謂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忌其身也

人力也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難而誅不敢人困於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也新語曰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胡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姦愈縱奏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太衆刑罰太極故也

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惡也

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夫人惡憂勞愛逸樂

逸樂之人惡貧賤富貴之人惡危墜存安之人惡絕滅生生者育之能逸樂之則人恐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恐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恐之

危墜能生育之則人恐之絕滅故從其四惡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以叛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泉深則魚鼈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故曰強令之道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強之爲道可以成小而不可成大也

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

也

董仲舒論安邊之策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爲質班固以匈奴桀鷺每有人降漢輒亦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安肯以愛

子爲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屢背約束昧利不顧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

可以經遠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荀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

其公議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知時者可立以爲長

范蠡曰時不至不可

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

議曰孫卿曰盜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盜霸者之法

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盜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矣與端誠信令之士爲之則霸矣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謹擇此能察於用也管子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國柄見賢不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戚不可使主

十一

三二

兵不好卒事不可與都邑又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崇關士食於功則卒輕死使二者設於國則天下理傳子曰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卒則官慎行三曰以才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備官也

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桑去末作敦學數核才藝簡精悍修武備嚴禁令信賞罰糾游戲察苛剋此十五者雖聖人復起必此言也夫欲論長短之變故立政道以爲經焉

長短經卷第一



杭州淨戒院新印



